賦詩疏記
祭文

年譜
附錄
通文

遯齋集

單

遯齋鄭先生文集序

嗚呼遯齋鄭公實蹟之可知者非一而知之者甚鮮蓋與同門諸賢死生顯晦繁有不同者而然歟一日公之後孫禹鉉賫其遺集一冊而來示余曰集中不無踳駁亦有苴漏爰謀增修而重刋顧賜一言以賁之余不覺蹶然而作一繙閱而得知公益詳矣公諱汝諧字仲和一蠹先生之四從弟也年甫齔受讀小學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能一一罔違見者皆敬異之不以童穉待之及讀魯論至人不知而不慍輒三復

歎曰為學本領其在是矣人之知不知何有於
我此可見公之天姿自幼近道也一蠹先生甚
嘉之以玉不琢不成器之語勉之公深自佩服
遂從學于佔畢翁之門與金寒暄南秋江金濯
纓諸先生講劘而為道義交則又可見公之德
業終焉玉成也至若銓曹孝廉之薦教授臺通
之除固公之分內事而猶以虛用名譽為恥
懇辭不就其所存之正所守之確亦不可誣矣
及戊午禍作公不勝憤慨草疏數百言將叫閽
伸救聞寒暄移配昇平袖其疏往質寒暄力止

之曰此藁若登徹則吾輩之禍益憯矣不如投
丙且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劘之本
意耶公乃痛哭而歸杜門屛跡以遯爲號卒有
得於不知不慍之聖訓蓋公之平生大槩雖與
同門諸賢有顯晦之殊然曾無君子斯焉取斯
者亦非公之謂耶駱村朴文景公狀公之行曰
天克生賢哲所以爲斯世用也然世或不知而
不見用則抱道懷德韜晦光景隱然爲一世之
矜式其功與出世等耳此實知德之善喩也百
世之下欲知公者可徵信於斯矣其所以不朽

公者何在於斷簡爛篇也然而詩可以言志文足以達意則覽公之一詩一文尚有以揣摩其志節意趣耳惟其所可惜者伸救一疏火而不傳以缺鄭氏之文獻也余遂撫卷興吁而書之如此云爾

昭陽單閼之泰月恩津宋秉珣謹序

遯齋鄭先生遺稿序

國朝士禍莫憯於戊午佔畢齋金先生宗直先
被酷禍寒暄堂金先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
繼而斡命奸壬用事儒林喪氣時則遯齋鄭公
遯于林樊因以没世公河東人諱汝諧字仲和
幼有至誠孝友純篤與金鄭二先生師事佔畢
公講論切磋人皆以遠大期之不幸三先生一
時遘禍公悲傷痛怛無意世事退伏窮山晦跡
藏身以向上一事為終身己任不知不慍遯世
無悶臯音聞 天自上有臺通之除而終不應命

公沒後累百年遺風餘韻久益堙沒館學通章道內公議擬享以俎豆子孫殘替尚至今未就然而於公有何加損哉公之後孫周燮在勳衛寒遠來訪余於寂寞之濱託以玄晏之重余以九耋之年荐遭毒慽謝筆研已久矣固辭不敢當而二君之懇愈切遂纂次數語題其卷端而歸之第公之平生事行驪村朴公忠元狀德之文典雅詳悉百世之後猶可考徵玆不復贅焉

崇禎後四壬戌復月上浣尚質張憲周謹序

遯齋鄭先生文集序

遯齋鄭公遺蹟守於其家者其一行狀以爲出朴騂村筆而幾閱兵燹未完舊本其一師友錄未知錄者誰氏頗詳悉可據然扁以遯齋師友而遯齋名御並列於下方者體裁亦涉舛義其一祭佔畢先生文此最信蹟而系於其間甚矣鄭氏文獻之殘缺也要之摳衣於畢齋之門追隨寒暄一蠹諸賢一著必非杜撰與是東方儒門一條正脉遺韻之堙晦咎在後非咎在公也噫鄭有道之獎訓士類不惟茅容孟敏膾炙牙

類而庾秉宋杲亦流芳簡策非東觀蘭臺之記
何以得與公之爲茅孟爲庾宋雖非後生所敢
臆斷不能無望於良史氏云
大淵獻之歲姑洗之月幸州奇正鎮謹序

遯齋先生文集

目錄

次睡翁遊頭流山韻

次寒暄堂陜川精舍韻

園竹

次朱夫子武夷九曲韻

清夜述懷

病裏拈詩酒二字韻述懷 二首

聞佔畢齋先生巡到本縣

朴治川紹來訪

海望幽居

贈金東峯

疏

羅州通狀

光州通文

跋

遯齋先生文集

遯齋先生文集

賦

作歌教童子賦

夙懷約其在彼今關土方誰地虎嘯風而狼狠
龍失淵而蹻蹻故作歌而教童穉張弛之巧智
要創基於金城運驅馳之玉籌自扶義而先關
謳歌屬於長者矧天府之百二乃帝王之大地
重曈忽其自用直屠城而力據儻失此乎要害
奈刎業之莫措嗟兵權之强弱寔交鋒之難能
帷幄中之許秘詐無術於愚兵回奉璧之餘智

舞退賊之深謀知猾賊之操縱蓋智士之掌握
撤運籌之大手作唱笠之神翁潛行色於間道
誘多少之街童凭新飄於巷謠聒衎耳於抵掌
倘搖鈴於隔壁形不見於有聲苟富貴而不鄉
若衣繡而夜行宜拍手而互和可爛衝而爭唱
滿闔中之故都覊舌端之新聲豈楚户之唱入
匪叢祠之語狐際或者之有問答上天之神告
聲聲激於思鄉曲曲動於懷土知誘榮於故舊
昧立本於佳境知木強之侏猴异寬仁之為龍
燒宮懨於敗壁冷歌悲於思鄉儆雞唱於函谷

忽駕稅於彭城歷若人之妙譜詎匹夫之畫錦
知耕業之開刱總神調之始作

詩

題碧瀾亭

余嘗遊關西之朔州歸路登柳思菴淑碧瀾
亭次其白鳩詩

聞此碧瀾好馳懷曾幾年人去白鷗在浮亡古
檻前

病中聞士禍作

氣運何僭忒奸孽敢聰明千載云亾慟誰知適

我生

過德隱洞憶騎翁古事騎翁即一蠹先生

故人尋不見德隱鎖雲烟山水無知己橫琴更斷絃此詩追次騎翁頭流山韻與過德隱別業詩載錄子河東岳陽亭懸板

病裏述懷

永夜吟病身殘燈獨自親白髮窓前月青憐澗上篘曙光初納牖寒氣漸生茵合目難成夢窮愁更惱神

書懷

無心造物子卷我臥先天綠水潺湲處碧山屹

籬邊翦茅結小屋門户正輪馬籬畔淵明菊池
中茂叔蓮營摟養吾拙托爾老長年藏價千金
劒寄生毀頃田翹頭思舊日永夜不成眠可惜
唐虞治奸兇獨擅權退休已淩矣時事漸茫然
谷裏畱閒漢猶慙罹禍賢柴門終日閉無語道
心堅鍾子今遠世伯牙既斷絃伽川業未就德
隱憂高懸陽界少餘日夜臺更續緣爵懷腸欲
斷畝曲藤蘿纏扶杖遊平野開襟洗小泉盤桓
楊柳下聊以瀉煩撊傭種聽鳴鵓含愁憐杜鵑
絕蹤謝塵累筮遯揭堂扁惟願請君子莫持名

姓傳

次睡翁遊頭流山韻

一身還有備剛柔靜裏乾坤度幾秋點點夢千年
無浴詠登臨竟日盡風流

附睡翁韻

風蒲泛〻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盡頭
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

次寒暄堂陜川精舍韻

聞君結構造門還千里靈犀一點寒始覺世中
觀動靜陜川綠水又青山

附寒暄堂原韻

處獨居閒絶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煩君莫
問生涯事數頃烟波數疊山

園竹

亭亭密密束如麻直節勁叢不儉奢君子貞心
皆適用小而壺笥大轎車

次朱夫子武夷九曲韻

武夷曲曲檀仙靈誰識玆間意味淸山下引流
洗心耳有時間聽棹歌聲

其一

一曲輕揚學海船淵源真脉泩晴川登臨竟日
無窮意萬疊山間起夕烟

其二

二曲回看奇絕峯臨溪玉女晝春容嫣然一笑
簪花立暮日蒼屛列幾重

其三

三曲滄浪一葉船且將白髮送餘年世間榮辱
吾何道桒海蒼茫正可憐

其四

四曲風烟鎖石巖〻花各色盡毿毿彌高道體

無人仰永日逍遥下石潭

其五

五曲春溪花滿處無私一氣着千林林間真樂
誰能識體得乾坤造化心

其六

六曲溪流注碧灣柴扉雖設晝常關止吾所止
身無辱安分知幾認得閒

其七

七曲虛舟上碧灘十分光景雨餘着苦吟病骨
緣詩瘦却怕斜風不勝寒

其八

八曲鼓樓入眼開更穿老𨋢首重回詩情臨水登山去春信尋花問柳來

其九

九曲深深眼割然分流萬派瀉前川誰能更問漁郎事笑道桃源別有天

淸夜述懷

靈臺瀟灑淨無塵又值中天月色新夜氣淸明眞想露服膺鄒訓戒恒遵

病裏拈詩酒二字韻述懷二首

吾心契合合於詩何處吟哦不以詩貧病惱人人亦老暮年懷抱盡輸詩
平生性癖非關酒時得新詩輒引酒詩酒相隨元不離我曾詩伴豈辭酒

聞佔畢齋先生巡到本縣

甘棠秋色暎綾陽藹藹仁風動四方何術能令興望洽愛之如子視如傷

朴治川紹來訪

尾省詞客枉幽居迤入柴門更把裾歷路慇懃更訪意不嫌着我一床書

附冶川韻

匹馬未尋海望居秋風颯颯滿征裾寒侵瘦骨何須問應為論心更說書

海望幽居

選勝寄款於分奢萬川明月萬山霞春來又得鮮新意園柳庭梅爭吐芽

附睡翁韻

高士幽居儉不奢洞門寂寂鎖烟霞虀盐淡薄人間味雨後何妨采蕨芽

贈金東峯 並小序

余素不喜佛流一日有老僧請寄宿見其眉宇軒昂飄〻有出俗之象余甚異之問其居住俛首不答强問之乂手而對曰雲遊賤跡本無定居而出沒關東諸寺爲四十年矣近者南來暫留於海印寺東峰菴云余聞之驚愕曰聞金悅卿托跡雲林久矣豈意今日辱臨於此耶因留款話累日娓〻於其別也謹以一絶識意焉

雲水忘情閱幾秋客窓夜夜夢浮邱憑君遥憶
東峰月爲報病夫萬曲愁

附東峰韻

流落關東四十秋金剛無處不丹邱東峰月
色前朝事衲子何曾物外愁

齋居自詠

荏苒光陰問幾春愧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有授
支餘日聖世無才老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
乘風迎月自尋真一生毀譽何須說到此不關
物外人

閑居述懷二首

梅雨初晴白日曖詩書停讀倚蓬門清溪繞戶

灘聲活碧樹低簷鳥語温得失誰從塵世問豈歟時向野農言生涯淡泊何須歎寒士元來分所安

從容身世處於幽近搆茅廬一小邨遠謝城南車馬客休云林下道人流春心傳信花生樹夜色催晨月滿洲寂寂松門終日掩隣翁與我易田疇

砥石泛棹

澄清江水縠篙強三老徘徊楧柁長頋欲乘槎追魯聖為憐畫舫問歐陽魚磯花倒青山影鳧

背金鋼白日光任意風波吾自取濯纓濯足詠
滄浪

題蓬山寺

蓬山秋日短藜橫萬木飽霜葉〻輕酒到醇濃
渾一世詩緣塵刼夢三清郊原廣漠長風至樓
閣依微暮磬生淨掃苔龕留謾語免敎衲子笑
無青

過德隱別業憶聽翁古事 別業乃一蠹先生講學之地

蟾源一脉樓頭流德隱洞深闢小卯半世光陰
悲遠客先天明月又今秋乃知管子常居榻底

事龐公不入州雲水寄情終未就巖湖迢遞意悠悠

題草堂

華構屹然澗水頭幽居眞趣此間稠開樽菊裏寒英掇覓句梅邊藻思抽列帖圖書心上玩滿堂賓客局中留春來恐有漁樵子莫遣桃花泛彼流

贈濯纓金季雲 馹孫

一曲滄浪手一竿滿襟塵慮濯清瀾烟簑帶雨依沙巖月畜隨風傍翠巒富貴有爭知命分林

泉無禁樂間寬蓬窓夜夜青蓮夢更釣嚴陵七
里湍

疏

辭司憲府持平疏 逸

伸救戊午被禍諸賢疏 入於焚藁不傳

記

五鼓亭記

縣之北十里許耳谷之里乃是先君子杖屨之
地而祖考參奉公墳墓之所也 天順五年庚
辰十一月日先君子五旦比李以間世名武俱登

虎榜同日榮聞而五鼓裏煕十笛爛唱彩衣兆
童導前擁後鄉黨僚友隣邑守宰咸萃列席爭
騰歡賀一門五慶千古盛事以何積累之德致
此罕世之榮而世無工畫未能傳圖豈不慨然
而興感者哉然而門祚薄矣未能大著而各終
一部嗚呼惜哉皇考縣監公以興陽一縣二考
賦歸誅茅結椽於砥石江上以爲休息終老之
計湖山清絶巨野軒豁聯珠明月海望清風當
户入襟九鶴晴霞金鰲暮雲呈形露態莫非我
精舍之勝槩而不以山水不以形勝特揭五鼓

而名之者竊取義於工畫傳圖之意云爾

遯齋記

有宋慶元年間羣壬用事誣逐善類朱夫子草萬言疏將上之遇遯之同人遂焚其藁因號遯翁余每讀史至此不覺有悲憤無窮之意者久矣恭惟我朝 列聖繼作敦尙儒學是以眞儒名碩稍稍振作至於寒暄一蠹諸公而益倡明焉此是東方千萬年碩果消息也嗚呼古今之惡一也載筆爲崇傳會奸謀上蔽 天聰下及門生誅竄禁錮一時打盡士林之禍古或有之

而孰有若是之慘酷耶事在往牒身雖不干而猶悲憤之無已况目下爻象在於平生師友遊從之間者耶退休病痼氣息奄奄而自聞有此如狂如醉不能自定遂草封章力陳見枉之意時金公大猷移配在順天舁疾往省因以草章示之大猷曰此非弛禍乃趣禍也遂投之火余痛哭而歸嗚呼余以遐荒蹤陋雖極無狀而進退出處惟師友是視今師友之凋落如此則區區餘日亦可卜矣玆書一遯字於楣端以見志焉因以勉焉俾不為素隱之歸若其焚藁稱遯

雖不欲妄擬古人而時之適然有不得以巧避者惟朋友諒之何如耳

祭文

祭佔畢齋金先生文

嗚呼哀哉先生稟天地純剛之氣鍾河嶽淸淑之精而其果竟至於斯耶先生至於斯小子將復安仰而所以崩摧隕割者曷其有極耶以蒼天之茫茫聽察小子之呼而監臨小子之志耶粤自小子弱冠之年早奉几筵於左右以爲景慕依歸之地而年齡稺弱未嘗以測先生德宇

之可欲可悅矣及其負笈執經之後周旋進退承誨踐閫於是乎始覺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而洙泗之正脉濂閩之奥域有在於此矣嗚呼哀哉先生博學多聞主敬窮理涵養氣質砥礪名行不屑口於千駟之富不汲汲於萬鍾之貴是爲先生之立脚實地正體眞境而豈近世儒者之所可與議爲者耶先生以憂國愛民之深識强勉從事入于薇垣而惟知補闕拾遺之爲急入下栢府而惟知立綱振紀之爲重甄拔俊乂黜陟賢邪君子所以開心而增氣小人所

以縮頸而畏忌也累積嫌怨胥動浮言以資乎
小人罔極之口而難容於羣壬巧佞之舌則何
爲而捿遲於炎涼之適奔走於雌黃之境乎於
是將擬古人飲水枕臂之樂誅茅結廬歌咏乎
孔孟之學道遥乎道義之域不知老之將至而
詎知先生憂國戀 闕之本心實未嘗須臾少
弛也耶噫堯舜致澤之志未及中道而奄蔚朝
躋軀釀奇禍竟使先生遽至於斯福善如何仁
壽如何難諶者天而難揆者理也時運否塞耶
國殄瘁賢失廊廟仁逝山林君子所以扼腕而

悲悼小人所以彈冠而慶賀也嗚呼哀哉小子之笑先生上以為斯文哭下以為吾私哭悠悠蒼天其果聽察而監臨乎惟余小子早以昏愚之質實無所似非先生之收恤而教訓之永不免面墻之立而為君子之所棄也嗚呼小子自戊申以後間獲叨陪而連値私門之禍未及卒業而山梁遽摧餘生至痛如何可旣日月奄忽祥期廹邇敢將菲薄之羞奠陳靈几之下伏惟先生不昧之靈庶臨格享

雜記

耳谷墓位禁標分給遺記

已上缺大抵墳山良中立齋宮禁伐爲臥乎事段雖爲子孫造家材木之計乃重先塋敬祖宗之意也故古之君子凡爲宮室不斬於邱木是去乙令世代久遠禁養墳側之木視如凡材則盡伐營家或盡賣資生爲去等殊無子孫敬先之意分不喻獲罪幽明不少爲昆吾家子孫段儿山禁木中峯以下墳墓四方周廻各三十步內乙至一條盧斫伐不得爲只爲兩邊主者嚴加禁養爲於凡盜伐人及賣木生利之人等即時

告官大懲爲齊
一都許與内北山禁木東西邊中分爲有在果
更至定限爲守矣長子段東邊自室後以至加
乙山宅柴場四標
末子段西邊自家後以至召石過越山脊各其
從限分守爲主考祭爲孫允人請伐及已用材
木乙兩邊主者各邊墳墓步外良中觀監戒飭
斫伐爲遣當用柴山灰雜木乙至嚴各戒奴僕主
山良中任意伐取不得爲只爲堅禁爲旀左右
山麓柴路籬閑事及祠堂近處各其家後籬閑

事乙子孫等不墜先祖之志銘神修補為旅南
山柴薪栗木乙凡弟依古標中分禁用為旅齋
宮越邊松木乙以幸有幢瓦是去等兄翁分用
爲旅寺前柴場二脊乙良東脊乙良長孫子禁
廷西脊乙良次孫子慶廷終制後各執禁用爲
齊
一左右龍虎山禁木乙良盡自葬親之後虎頭
平地至亦植松長養山外巖間並禁茂盛爲旅
青龍山頭田畔良中親自栽松後五年次盧從
彥亦同松底造家居生為有在果盧冢子孫等

亦上項栽松及家後久遠禁木乙其矣祖亦栽植禁木樣以妄意爭望伐用為行去等同盧從孝自筆成置明文憑考覈正用力禁養為乎矣後世子孫等右良禁木乙敬如桑梓愼勿剪伐萬世流傳為齊為等為條列成文為去等萬有愚惑子孫只蔑棄遺訓同生兄弟三四寸中已小嫌致詰大敗彝倫為去等被侵者即時告官依律抵罪為乎事

遯齋先生文集

遯齋先生文集

年譜

皇明恭宗景皇帝景泰元年本朝世宗莊憲大王三十二年

庚午十月二十七日先生生于鏤城北面耳谷里第

景泰五年端宗恭懿大王二年甲戌

先生年五歲其嬉戲常有成人儀度而一日遊於街適有一雛鵲飛止樹上羣兒爭抱折翼先生以好生惡死責之

景泰七年世祖惠莊大王二年丙子

先生年七歲授讀朱夫子小學書灑掃應對居止動作曰循不違一日相人者視而奇之曰大有前進之望矣云

英宗睿皇帝天順七年世祖大王九年癸未先生年十四歲人或勸以舉業先生曰小學童子安敢望仕進之程乎請論語至於人不知不慍之章三復欽容曰爲學本領其在是矣時李主倅鎮來訪曰以功東字命賦對云學而時習悦見此聖人功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主倅稱賞不已以紙物賞之

天順八年 世祖大王十年 甲申

先生年十五歲 記誦詞章之習少不經於心每尋

古人爲學所樂何事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 世祖大王十一年 乙酉

先生年十六歲 一蠹先生聞先生有志于學以書

勉之曰經云蒙以養正聖功至不琢不成器

豈以大闡之才無求師友之助乎

成化二年 世祖大王十二年 丙戌

先生年十七歲 始負笈從學于佔畢齋金先生之

門首授中庸得聞奧旨與寒暄一蠹秋江諸

賢講劘篤實多所發明

成化三年(世祖大王十三年)丁亥

先生(年十八歲)行聘禮于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璟之女

成化四年(世祖大王十四年)戊子

先生(年十九歲)往讀師門講論中庸章句第一章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成化五年(睿宗襄悼大王元年)己丑

先生(年二十歲)德性純精踐履篤實累被鄉薦聲

名播遠

成化六年 成宗康靖大王元年 庚寅

先生 年二十一歲 誦朱夫子書而歎時人之累科

自後不求聞達沉潛義理之奧探賾淵源之

正默契靜坐如泥塑人

成化七年 成宗大王二年 辛卯

先生 年二十二歲 與同郡人文公自修梁公以河

閔公懷參李公天男結楔討論日夜忘倦吟

咏山水之間講論性理之學光山高公雲永

平徐公繙亦數從遊

成化八年成宗大王三年壬辰

先生年二十三歲缺

成化九年成宗大王四年癸巳

先生年二十四歲 平居財產契活一無經心惟以養親奉廟敦睦家庭爲心每月朔望必行祭禮而精心致誠靡不用極家業稍敗不以爲憂

成化十年成宗大王五年甲午

先生年二十五歲 妣淑人新平宋氏卒斂殯奠葬不違家禮居廬墓側哀毁踰制鼓亭公慮其

傷生強止之曰反貽憂於老爺耶敬對曰三年哭踊居喪常事豈以疾病為慮乎

成化十二年 成宗大王七年 丙申

先生年二十七歲 服闋後不廢朔望省墓返而皇皇焉有如有求不得之狀每於雪後躬自執箒淨掃塋域不留片雪焉

成化十三年 成宗大王八年 丁酉

先生年二十八歲 考縣監公卒初終禮制三年疏食一如前喪誠意不懈

成化十四年 成宗大王九年 戊戌

先生年二十九歲練祥後數日以無何之症漸漬
難效或以藥治或以勸飮終不應許堅確自
持不違古禮

成化十五年成宗大王十年己亥

先生年三十歲服闋往謁師門先生與金寒暄鄭
一蠹郭元諸生請學于伽川精舍先生問曰
前後居喪之制不違朱文公家禮否吾聞之
熟矣回顧諸生曰鄭生吾黨篤孝人也

成化十六年成宗大王十一年庚子

先生年三十一歲中成均進士夏六月銓曹以孝

薦于朝廷

成化十七年成宗大王十二年辛丑

先生年三十二歲缺

成化十八年成宗大王十三年壬寅

先生年三十三歲缺

成化十九年成宗大王十四年癸卯

先生年三十四歲嘗夜家失火戒財產多少古家遺蹟盡入灰燼而莫救

成化二十年成宗大王十五年甲辰

先生年三十五歲自耳谷收拾餘財僑居于海望

山下月谷柳亭里○朝廷以西土遐僻民習悍梗薦先生　除朔州教授赴任未幾而返

成化二十一年（成宗大王十六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六歲）性喜花木酷愛林泉散播蘭菊雜植松篁覘節寒香繁然可賞靈臺靜寂物累淨盡之意思也

成化二十二年（成宗大王十七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七歲）往謁佔畢先生于咸陽郡因與族兄一蠹登智異山得一區奇絶處約以結隣終老之意焉竟未果

成化二十三年（成宗大王十八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八歲）以隱逸除司憲府持平先生曰無其實而縻爵吾甚耻疏辭不就佔畢金先生以觀察使巡到本縣而終不往示曰安有公門私謁賦詩一絶（詩見原集）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成宗大王十九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九歲）嶺湖落落師友諸賢常不追逐一生所恨孰有加於此

弘治二年（成宗大王二十年）己酉

先生（年四十歲）與親知僚友登臨海望山永日蕩

情忘歸

弘治三年成宗大王二十一年庚戌

先生年四十一歲數計方宅恐飢鋤菊案上只有
近思錄一部四隅圖書武夷九曲詩而已

弘治四年成宗大王二十二年辛亥

先生年四十二歲缺

弘治五年成宗大王二十三年壬子

先生年四十三歲缺

弘治六年成宗大王二十四年癸丑

先生年四十四歲缺

弘治七年 成宗大王二十五年 甲寅

先生 年四十五歲 缺

弘治八年 燕山元年 乙卯

先生 年四十六歲 秋八月既望月色瑩澈露氣厭浥強酌緑醑逍遥庭除誦畢齋先生聯珠山上月如盤之句曰想見先生之全體道心

弘治十一年 燕山四年 戊午

先生 年四十九歲 七月史禍作寒暄付處熙川郡一蠹安置鍾城餘外諸賢或竄或逐先是先生以風痹歸第日以忽聞此報哽塞不言

弘治十三年燕山六年庚申
先生年五十一歲扶疾草疏將伸救之閒寔暄自
熙川移配并平昇疾徃省出示疏本寔暄驚
愕止之曰此疏若出禍不可測援之於火先
生知其無奈遂痛哭而歸杜門謝世以遯爲
號賦詩一篇詩見原集
此下逸

遯齋先生文集

附錄

吏曹請除職啓 成廟甲辰 洪貴達

進士鄭汝諧學明經術窮探義理爲成均首薦斷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準職

師友錄

佔畢齋金先生諱宗直字季昷善山人也宣德辛亥生景泰癸酉 我端廟元年 進士天順己卯 世廟四年 登第官至刑曹判書弘治壬子卒年六十二謚

文簡公隆慶丁卯許魏兩天使求東國傳孔孟
心學者朝廷書示以金先生對先生學問精粹
文章贍暢爲一代儒宗名士鉅儒多出其門
止止堂金先生諱孟性字善源海平人也正統
丁巳生與佔畢金先生相友善築室于星山伽
川之上扁以止止詩酒自娛若將終身 成廟
命舉遺逸拜爲中部參奉
寒暄堂金先生諱宏弼字大猷瑞興人也景泰
甲戌我端廟二年先生生于漢京私第我 成廟庚
子中生員築室于陜川扁以寒暄有詩曰處獨

居閑絶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頻君莫問生涯事數頃烟波數疊山戊午七月史獄起謂先生以佔畢門徒譏議國政熙川郡付處庚申自熙川移配于順天府遯齋公以風痺久卧鄉第聞禍作輒扶疾構成伸救疏往省先生於順天而回以草章示之先生以爲此疏若出禍必益甚遂寢之甲子十月一日被害于謫所年五十一官止刑曹正郎

一蠹齋鄭先生諱汝昌字伯勗河東人也成化庚子我成廟十一年成廟命成均館舉明經修行朝

廷薦先生爲第一癸卯成廟十四年卓進士弘治庚戌登第官至安陰縣監戊午以佔畢齋門徒謫鍾城七年而卒于謫廬年五十五隆慶丁卯許魏兩天使求東國傳孔孟淵源者朝廷以佔畢齋及寒暄堂及先生對先生與寒暄堂志同道合一時賢士多出其門自號一蠹居士

南孝温字伯恭宜寧人也號秋江居士早喪父事母至孝爲人冲澹灑落渾無一點塵累覺學佔畢齋先生不以名呼必曰秋江居士其見敬禮如此 成廟朝上疏請復 昭陵不允遂

寓意林泉散漫自娛凡名勝之地足跡無不徧
到燕山甲子以請復　昭陵事追罪禍及泉壤
金時習字悅卿江陵人也號東峯　世宗乙卯
生五歲能屬文　世宗命招賦詩大異之召其
父教之曰善養此兒予將大用矣及　光廟受
禪入沙門名曰雪岑號梅月入居水落山精舍
修道鍊形見儒生則言必稱孔孟絶口不道佛
法辛丑年間食肉長髮為文以祭祖父

辛永禧字德優靈山人宰臣碩祖之孫也號安
亭為人倜儻不羈磊落多大節不喜科擧之文

放曠山水之間聲名播聞成叅議俔以其詩爲
出入蘇黃癸卯中進士知士禍將作不復仕進
李承彥字士雅星州人也跂生負與金寒暄諸
賢遊學於佔畢齋之門爲人沉重寬洪不屑意
控經史放落湖山以遺逸薦官至漢城府叅
軍
郭承華玄風人也成廟丁酉進士受學于佔
畢齋之門以清介自守爲士友所推服戊午之
禍流置鄉曲以此免禍焉
俞好仁字克己高靈人也號𤀹溪正統乙丑生

壬午中生員進士甲午登第官至陜川郡守爲
人清儉沈重詩文高絶筆勢勁健又不喜營産
世稱三絶臨終語其子瓊曰君子要須不欺君
汝若得官事君當思我言有遺藁數卷藏于家
李鐵均星州人也景泰庚午生乙酉中進士丙
辰登第官至大司成
鄭汝諧字仲和河東人也號遯齋病翁成廟
庚子中進士甲辰以孝廉除朔州教授至司
憲府持平初一蠹先生聞公之名以玉不琢不
成器之說勉之公遂贄謁佔畢齋先生因以

受學戊午金寒暄謫昇平公扶疾徃慰曰示所
草伸救疏寒暄以黨禍益急即投之於火公痛
哭而歸杜門謝世自號以遯
安遇字時叔孝行著聞居父喪一從家禮從佔
畢齋受業既而無仕心始貳於畢齋嘗舉於鄉
赴會試四館年少者驕傲長老鄉生欲撻之時
叔曰安可以父母遺體無罪而自毁以求名利
乎不入而去 出秋江師友名行錄
鄭世麟字昌符受業於佔畢齋之門其學同於
公緒而詩才甚高先生敬之丙午發年二十二

出秋江名什録

楊浚字澄源受業於佔畢齋深沉有大度安貧樂道淡如也深居潛修不形於外而聰明日進儒林最卑下之洪餘慶獨知之

洪裕孫字餘慶號篠叢又號狂眞子南陽吏順致之子家世清貧僅裹身體涉獵經史放達不檢不喜科擧爲免鄉許辛丑南陽守蔡申甫以餘慶爲能文放其役即步歸嶺南謁佔畢齋受杜詩先生曰此子已見顔子所樂處入頭流山隷業到京謁先生不違白時事何空取人爵祿

為也且當今學者莫不惡佛老而行己無一箇
免於佛老者行圓而惡方者老也行獨而不恤
者佛也先生大惡之自是每稱餘慶謂詐餘慶
亦自賤行衣食於朱門而已為人文如菜園詩
涉山谷才挾孔明行如曼倩
為善言初字德交號楓崖丹城君貢之子為人
倜儻辛丑謁佔畢齋先生先生字之曰子容
金坳字介仲康津人觀察使碏之子端重好潔
癸卯生員重試科第
柳從善晉州人字如登居山自晦親戚僚友罕

見其面

行狀

惟天克生賢哲所以爲斯世用也然世或不知而不見用則抱道懷德韜晦光景隱然爲一世之所矜式焉此其功與出世等耳况嗇於外者必有豐於内不食於前者必有餘祿於後余於遯齋鄭先生見之矣先生諱汝諧字仲和系出河東自羅麗爲著姓其見於麗史列傳東國通鑑者曰平章事諱道正即公之鼻祖也傳之中葉有諱賢佑中顯大夫典客令諱仁遺神虎衛

保勝散員 贈户曹判書於公爲高祖曾祖也
諱由周昌德宮叅奉諱之英通訓大夫行興陽
縣監號鼓亭公之若祖若考也以天順庚辰縣
監公五昆季同榜登第是以立五鼓亭自以號
焉妣淑人新平宋氏丞旨鋮女先生生于 皇
明景泰元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氣質清粹容
貌端重幼而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祖考叅奉公
甚愛之曰吾家餘禄其或在是歟五歲與羣兒
遊於街上適有一雛鵲羣兒爭之折翼公責之
曰幼穉之物在所愛憐况失母悲呼豈忍傷之

父老聞而奇之七歲授讀小學灑掃應對事親
敬長之節一一遵循未嘗違越人見其雅操嚴
飭無不敬異之不以童穉待之自是聲譽日著
稍長知為己之學不以記誦詞章之習少經於
心人或勸做舉子業為求利達計先生辭之曰
成己而後可以成物安有不成其己而能成物
者乎况干進之心尤非童穉所宜有也讀論語
至人不知而不慍輒三復而歎曰為學本領其
在是矣人之知不知何有於我時主倅李公鎮
與參奉公有素一日來訪款話因命先生講論

語又拈功東字使賦之先生對云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功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主簿稱賞不已顧叅奉公曰此兒所負如此吾兒其將有讓乎遂出紙物以賞之一蠹先生即先生四從兄也聞先生有志為學以書勉之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禮曰玉不琢不成器豈可自塾窮鄉而不求師友之助乎先生得書深自感悟遂從學于佔畢金先生之門首授中庸得聞奧旨日與同門入寒暄一蠹秋江諸先生從容講劘多所發明自此舊學有據新知有資氷釋刃

解愈益展拓平居每雞鳴冠櫛肅然危坐動靜
語默秩秩有章蓋存養之日久而神明內腴踐
履之功熟而光輝外著在家庭而孝弟行焉在
鄉閭而信義著焉以至鄉道人士交章薦剡無
不欲其出為時用也與同郡人文自修梁以河
閑懷參李天男光山高雲永平徐縉相友善日
夕結榻討論忘倦甲午丁內艱居廬墓側哀毀
踰節鼓亭公慮其傷生強止之對曰三年哭踊
自是常事豈有疾病之足慮乎丁酉丁外艱情
文之備一如前喪服闋往候師門時佔畢齋先

生與寒暄一蠹元際郭承華李承彥諸生講學伽川精舍先生曰前後居喪之制不違朱文公家禮否曰顧諸生曰鄭生居喪之節吾嘗聞之矣致禮而不沒其文致哀而不傷其生眞吾黨一人也庚子春中成均進士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 成廟甲辰除朔州教授丁未拜司憲府持平先生曰吾嘗不以仕宦為心不然可由科第以通行道之階虛用名譽吾深耻之但値此勳華文明之時師友諸賢出入 經筵區區慰感固不無趨走鞭策之願而其於才不逮力不

及何遂疏辭不就戊午七月史獄起金寒暄浚
杖八十熙川郡付處鄭一蠹安置鍾城其餘金
濯纓權贜軒諸公亦皆遠竄先是先生以風痺
歸第長事鍼藥忽聞此報不勝憂歎即自力疾
構成疏草將伸救之時寒暄堂移配昇平先生
舁疾徃省因出疏草以示之寒暄握手止之曰
此疏若出吾輩之禍益甚矣遂投之於火且曰
風雲際會亦關時運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
平日講劘之力耶先生知其無奈遂痛哭而歸
自是杜門屛客以遯為號賦詩一篇曰荏苒光

隱問幾春愧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有授支餘日
聖世無才老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
自尋真一生譽毀何須説到此不關物外人放
跡山水寄教文酒日詠陶處士歸去來辭朱文
公武夷九曲詩或揮淚數行每遇諸賢捐背之
日輒痛哭食蔬先生娶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璟
之女生二男四女長曰億齡蔭 除青山訓導
次曰箕齡 中廟戊子試成均進士二等一人
以孝友篤行 除健元陵叅奉女長適 獻陵
叅奉文獻次適縣監崔沃次適成均進士李蓋

忠次適生員高焉 中廟庚寅三月十九日先
生以天年考終于家五月葬于綾州耳谷子坐
之原箕齡與余有素且有司馬同榜之誼持公
遺狀固請狀行累辭不獲乃就其狀中文字稍
加檃括添減姑以少塞嗣胤之孝懇又以俟他
日秉筆者攷焉

嘉靖十三年甲午月日密城朴忠元謹狀

遯齋鄭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汝諧字仲和號遯齋鄭氏出自河東上
世有諱道正團鍊鄉兵名於三韓之季於公為

十三代祖也十世祖藝文館大提學諱義均七
世祖都僉議賛成事密直副使諱芝衍六世祖
入我 朝兵曹判書諱翊皆以文章勳業炳顯
東史五世祖開城少尹諱乙珍高祖典客令諱
賢佐曾祖戶曹判書諱仁貴祖昌德宮參奉諱
由周考興陽縣監諱之英以天順庚辰縣監公
五昆季同榜登第立五鼓亭於綾州北耳谷事
載聯珠摠錄妣淑人新平宋氏丞旨鉞女先生
生于 皇明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七日氣質清
粹容貌端重幼而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祖考參

奉公愛之曰家業其有所托乎五歲與羣兒遊適有一雛鵲飛止於街樹羣兒爭抱之折其翼公見而責之曰好生惡死人物無異况此穉弱之物豈忍傷之乎里中父老聞之無不稱異之七歲授小學書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一一遵循不至違越見人有過雖在父兄之側輒諷止之是以見者無不敬異之不以童穉待之一日有相者見而奇之曰此非凡庸之人大有前進之望云年至十二三自知爲學不以記誦詞章之習少經於心人或勸以舉子業爲求利達

許公辭以不能屬文且曰小學童子安敢有干進之心乎意在不能自進其學讀論語至於人不知而不慍輒三復欽容曰此是爲學本領不然不免於爲人之歸時主倅李公鎭與叅奉公有素一日來訪款話因命公講論語畢拈功東字使賦之公起拜敬對云學而時習悅見此聖人切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主倅稱賞不已顧叅奉公曰秀才所負如此吾兒之門必其昌大乎出紙物以賞之一壼先生於公爲族兄也聞公有志爲學以書勗之曰易云蒙以養正聖

功也禮云玉不琢不成器豈可自盩窮鄉終泯遠大之才乎公即自負笈從學于佔畢金先生之門首授中庸曰與同門人寒暄一蠹秋江諸先生從容講劘日就廣拓其平居雞鳴冠櫛肅然危坐俯仰思不得不措沉潛之力久而義理來釋存養之功熟而英華彪著至於興寢喫著嚬笑語默無不各有成規而秩然有條槩然有文與同郡文公自修梁公以河間公懷參亭公天男及永平徐公縉光山高公雲源源相從講磨不輟甲午丁内艱居廬墓側哀毀踰節雖

祈寒暑雨不脫經帶泣血無時鼓亭公慮其傷
生强止之公對曰三年哭踊自是常事豈以疾
病爲慮乎丁酉丁外艱執禮一如前喪服闋往
候于佔畢金先生時先生與金寒暄鄭一蠹元
槩郭承華李承彥講學伽川精舍先生曰前後
居喪之制不違朱文公家禮否因顧謂諸生曰
鄭生執喪之節吾已聞之矣致禮而不沒其文
致毁而不傷其生真吾黨一人也庚子春中成
均進士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 成廟甲辰特
除朔州教授丁未超拜司憲府持平公曰吾嘗

不以仕宦為心不肰可由科第以通行道之階
虛用名譽吾甚恥之但值此勲華文明之時而
師友諸賢出入 經筵區區惓惓亦不能無趨
走鞭策之願而其於才不逮力不及何遂疏辭
不就戊午七月史獄起金寒暄凌杖八十熙川
郡付處鄭一蠹以犯亂言安置鍾城其餘金濯
纓權驂軒諸公並皆遠竄先是公以風痺歸第
長事鍼藥忽聞此報不勝憂憤即自力疾構成
疏草將伸救之金寒暄自熙川移配昇平公冀
疾徃省出示疏本寒暄為止之曰仲和之言固

出於惻怛慷慨之意而妖言蔽 聰萬無回伸之理適足以激趣禍色遂授之於火且日風雲際會亦關時運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劘之力耶公知無奈遂痛哭而歸杜門屛客以遯爲號賦詩一篇曰荏苒光陰問幾春愧吾天地丈夫身師門有授支餘日 聖世無才老逸民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眞一生譽毁何須說到此不關物外人放跡山水寓意文酒日詠陶處士歸去來辭朱文公武夷九曲詩或揮淚數行每遇諸賢捐背之日輒痛哭食

疏公娶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璟之女生二男四
女長曰億齡蔭 除青山訓導次曰箕齡 中
廟戊子試成均進士二等一人以孝友篤行
除健元陵叅奉女長適 獻陵叅奉文獻次適
縣監崔沃次適成均進士李薰忠次適生員高
需 中廟庚寅三月十九日公以天年考終于
家五月葬于綾州耳谷子坐之原嗚呼余後公
幾百載之遠於公之德業事行時從簡篇上得
其一二而歲月蒼茫傳聞依俙想徒結俛仰
莫及一日公之後孫涍鉉甫來求誌墓之文余

固後生末學也知淺思短何以爲役而幸有驂
村朴公忠元狀德之文旣其通家誼厚知德爲
詳重以文苑鉅筆信而有徵謹就而爲序系之
以銘銘曰
緬昔佔畢早闢師門諸賢幷起吾道益尊允
矣惟公同時同德泝溯眞源相滋麗澤一部
中庸恭承嘉訓篤志専精近思切問義理悅
心名利絶意霜臺淸選公不少累乎陝之會
其奈道消荊棘蓬蒿君子去朝殄瘁之痛豈
公自私踈成遐遯反道依空卷懷而歸臥痾

林泉吟詩撫琴物外悠然原公行誼本孝悌稟質性遵文公禮隆師親友一是忠信曠世之下永留餘韻藐余後生慨然興慕謹識短章庶遇朝暮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延安李若愚撰

遯齋鄭先生墓表

尚論古人以殘缺文獻難矣哉際於其世道升降師友淵源而參之以出處大畧則庶或寡過

故遯齋先生鄭公諱汝諧字仲和其先河東人父縣監之英大父參奉由周曾大父 贈戶判

仁貴高祖中顯大夫典客令賢佑高麗平章事
道正為鼻祖母淑人新平宋氏丞旨鋮女生以
莊憲王三十二年庚午幼性慈良視物如傷長
益通明奉親接人依如老成年才十二三知擧
業外有古人為己之學矣凡一蠹先生見而重
之為言蒙以養正大易垂象玉不琢不成器禮
經有訓須親近師友開發見識毋徒作鄉里凡
人爲也公遂慨然發奮贄見佔畢齋金先生講
中庸疑義先生大加稱賞因與同門人若金寒
暄南秋江金濯纓諸先生麗澤相資孜孜不已

則其造詣精深踐履篤實蓋可信矣 宣陵庚子登司馬尋以學明經術探索義理被成均首薦甲辰除朔州教授丁未超陞爲司憲府持平乃謂虛名縻爵吾實耻之懇辭不就則其重內輕外得深而見誘少者不可誣矣戊午事作畢齋禍及泉壤寒暄付處熙川一蠹安置鍾城餘外諸賢並皆竄逐而善類幾乎盡矣時公養疾家居不勝憤慨草䟽數百言將叫閽伸救聞寒暄移配昇平袖其藁徃省寒暄謂意固善矣奈禍不旋踵何即棄而付丙曰風雲際會亦關時

運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磨之本意
耶公遂痛哭而歸杜門却掃不接外事所與遊
者惟鄉里間同志數君子而止曰扁其所居曰
遯齋蓋取朱先生遇遯焚藁之義也享年八十
一而卒於庚寅三月公於數先生者雖隱顯微
著之際有不同其生同志死同傳而可徵來世
又豈不綽有餘地乎葬在綾州耳谷子坐之原
淑人竹山安氏禮曹正郎璟女生二男四女男
長億齡蔭青山訓導次箕齡進士孝行 健元
陵參奉女適參奉文獻縣監崔沃進士李藎忠

生負高需後孫在洪在禹遠走數百里請竪表之支不能以老耄辭銘曰

甘陵構禍有適括囊餘干去國瞑翁焚單存沒雖殊一致其揆猗公終始允矣吉士

嘉善大夫前戶曹參判月城崔益鉉撰

傳

我鄭出河東自上世年代多有未詳不敢強録而至匡靖大夫密直副使諱國龍始昭然可據大諱以密直公為始祖焉有諱芝衍高麗三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有二子長正憲大夫兵曹

判書諱翊次樞密院副使諱宥與我文獻公家
派系始分五世祖閔城少尹諱乙珍高祖中顯
大夫典客令諱賢佑曾祖　贈戶曹判書諱仁
貴祖昌德宮叅奉諱由周考興陽縣監諱之英
公諱汝諧字仲和號遯齋景泰庚午十月二十
七日生生有異質嬉戲有成人様五歲與羣兒
遊有一雛鵲止街樹上羣兒輒取折翼公呵之
曰好生惡死人物同然寧可忍以損傷乎父老
咸聞而異之七歲受小學灑掃應對一遵不遠
警發餙厲端倪嶄特稍見非禮必諷止之雖老

成亦加敬憚由是聲聞洽仁於隣里年十三已
了然有見於心浮夸躁進之習不留乎思支離
誕謾之辭不接於口儀容簡習凝守有不可易
之色性甚勤平居常沉潛經籍而於功令文字
淡如也人或規之以立身初程則以不解屬文
辭又以小學童子安敢望仕進應之也讀論語
至人不知不慍處歛容三復曰聖人慎獨工夫
即此一句語可盡矣時邑倅李侯與祖考霞郎
公有雅來過曰究問其講學大要出論語拈功
東頡使賦之公即起拜應聲曰學而時習悅見

此聖人切字字能詳味淵源道在東李侯竦聲
有美嘖嘖不容口以唐黃紙一沓貽之我先祖
一蠹文獻公聞公之名以書寄之曰人無嚴師
友難可以成就矣以玉不琢不成器及蒙以養
正聖功守中申以勉之公即負笈就佔畢齋金先
生之門受中庸一部與金寒暄南秋江及一蠹
諸先生屢年刮劘學力大進然每以曠省為意
不克以時相從怡愉供奉躬執薪水餘力之晷
不輟講課雞鳴盥頮適所問安畢退坐中堂拱
肅端跪俯而吟仰而思思之未得者雖夜不寢

與斯文自修梁以河閔懷參李天男諸公往來講論觴詠山水晤言忘形若光山之高雲永平之徐緇俱道義交也眞積力久寧靜自守未嘗有分水外一步畧及於規規科臼間甲午丁內憂送終禮制靡不恔盡哀毁踰節泣血靡時大人鼓亭公慮而止之公委曲譬告曰三年哀毁自是常禮豈有疾病可慮乎丁酉遭外艱皇皇焉如有求不得之狀睇前喪愈加焉服闋從候于佔畢翁時先生與諸生講學于伽川精舍寒暄一蠹及元槩郭承華李承彥諸生在座先

生遽問公曰前後居喪果不違禮經乎公以己
所服行者一一罄控先生顧諸生曰若是者方
可謂篤孝人也庚子春擧進士是夏銓曹以孝
行薦擬之 成廟甲辰除朔州教授丁未超拜
司憲府持平公意甚不快以謂與其無實而縻
爵吾甚恥之遂不就戊午奸孽用事史禍大起
寒暄付處熙川郡我先祖鍾城安置其餘金濯
纓權睡軒諸賢或竄死禁錮嗚呼當時事豈忍
言哉豈忍言哉是時公以風痺守墓日以聞變
哽塞不勝痛悲即構草請公伸救之疏擬以叫

闕直上時寒暄移配昇平地公興疾往慰因出
示疏本具言其由寒暄驚愕急止曰仲和此舉
實出至誠卽今凶黨載路務以造言伺隙爲其
若入此疏吾輩之禍益深矣遂投草于火中握
手永訣曰風雲際會有關時運白日照臨從頌
就命豈非平日講學之力耶相與揮淚再三而
別於是公益無意於世杜門屛居謝絶賓客以
遯自號賊詩一篇曰荏苒光陰問幾春愧吾天
地丈夫身師門有授支餘日 聖世無才老退
氏聽鳥看花皆得樂乘風迎月自尋真一生譽

毁何須說到此不關物外人仍放跡烟霞撫桐寄懷日誦陶靖節歸去來辭朱夫子武夷九曲詩即嗚咽不已每遇諸名流赴告則不御酒肉若見至戚是豈非師友道喪痛斯文之湮晦惋世路之巇險而然耶嗚呼悲夫公以 中廟庚寅三月十九日考終于家此其大略也

已噫嘻其不可已也公與吾先祖文獻公同貫共系並世而生又能同門共事拚兹而學玉鑰啓關覃思力踐羽儀斯文丕擬吾東方真儒之列一室增光衆論聸贊係在爲宗畜

者尤安得不一倍歆慕而必想像其當時光
景我先祖竟未免慘絶之禍公即全軀免禍
獨處山林其憂愁歎惋較功於師補之間而
無以宗親推及之地則神疲色沮索然若無
生必有異乎他人者完乎若耳屬而目接之
自不禁汪然出涕追遠靡洎也眷恨山川繒
僑未克祇拜于　靈阜之下而其後孫德燮
洙鉉在三來留一言以書之顧惟情界未果
以不文辭諸遂忘其僭汰而撮管以貽之重
以弃之我巾衍俾後承有所講貫焉

聖上卽阼之十一年庚申正月日孝齋通訓大
夫前行咸平縣監在箕謹撰

遺事

一蠹先生卽先生四從兄也聞先生有志爲學
以書勉之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禮曰玉不
琢不成器豈可自墊窮鄉而不求師友之助乎
先生得書深自感悟遂負笈從學于佔畢金先
生之門首授中庸得聞奧旨因與同門人寒暄
一蠹秋江諸先生從容講劘多所發明自此舊
學有據新知有資來釋刃解愈益展拓

先生平居雞鳴冠櫛問寢兩庭瞻禮祖廟退入書室高拱危坐讀書研究彌日不怠

先生遭內外艱六年居廬衰麻不釋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未嘗出廬外一步隣里知舊未見其面

先生之學以致知為進學之階以立志為造道之基以主敬為存養之本以慎獨為省察之要以力行為體仁之實盖其淵源門路所自來者如此

先生所居有水石之勝每花朝月夕輒與朋知

泛舟砥石江上竟日而歸中年僑寓海望山下
月谷之里四壁圖書三徑花木蕭散倘徉備盡
幽逸之趣
歲丙午先生往候師門日與一蠹先生登方丈
累日遊賞因得一區水石清絶處約以挈家結
隣爲終老計竟以時禍未果
先生嘗語人曰我東學問自殷太師始而其餘
無書籍可據三國時則雖有天資粹美之人而
未有學問之名高麗時則雖爲學問專尚詞藻
至于麗末則禹祭酒倬鄭圃隱夢周始爲性理

之學至于我　朝禮樂文物燦然一新以相傳
之次言之則圃隱爲理學之祖冶隱學於圃隱
江湖學於冶隱佔畢學於其父江湖而爲傳心
源流之學也
先生以忠穎之姿早自得師磨礱浸灌德器成
就致君澤民惓惓斯世之意未嘗不剴切于中
而史禍以後一意遯蟄佔畢齋寒暄一蠹諸先
生沒後就家近淨地築壇遇忌辰痛哭行素
通文
本邑儒生梁相煌安集文泗洙等三十二

入抵太學通文 丙辰

右文爲通喩事士君子抱道懷德雖不得陶範時世而沒而有俎豆之享者特出於民生之好懿士林之惇屈而亦莫不爲後生之矜式者也生等之邑古有遯齋鄭先生諱汝諧河東人也生有異質長於經學不屑擧業專意於淵源之學盖其師友則佔畢金先生寒暄金先生一蠹鄭先生也鄭先生以四從昆季相知最深惜其高明之資未獲朱藍之益使之束修於金先生之門先生一見嗟異大加奬勉於是乎專門於

中庸博涉於藝文沉潛義理成就德器京鄉知
名士林莊誦若將大有為於時而奈之何陽九
之厄使之壅閼退沮一自戊午之後痛迫兩先
生之遭罹章舘學抗疏吽 闇退休田廬絶意
世事箕遯滅景賦詩見志放浪山水曰以沒齒
平生履歷止於策名進士轉 除教授經學之
薦孝廉之舉前後不一拜南臺持平終亦不出
時乖命舛雖不得端委嚴廟雨露生靈而遺風
餘韻無遜於晉鄙之篤德固足以有辭後世而
師友淵源之正進退行藏之義道學也名節也

無一虧欠且其一生從遊若寒暄堂金先生同門麗澤之契也秋江南先生邵壑雲水之交也白村金文起靄溪俞好仁安亭辛永禧諸公皆與之耐久范文正所謂三君子爲友可知其正者也斯文造詣可質於祭畢齋之手筆平生行義備載於駱村朴公之撰狀然家亡數百載未聞泉路之陟照竟闕尸祝之崇奉雖曰哀榮不同通塞有時而顧不爲儒林之齎咨公議之可惜者乎伏惟僉君子既處首善之地風勵京鄉則勿以邈遠無徵爲事係難愼而特發先倡也

論右遯齋鄭先生俎之院宇於本鄉廼豆於千
秋以為來後儒林蔵修地之千萬幸甚
太學儒生金鼎門鎮崔遇東趙璋燮等三十

二人答通 丙辰月日 二

右文為回喩事事有曠世而或相感者亦有因
地而不忍荒者朱文公建陶公祠於數百年之
後程夫子刱願樂亭於幾千載之下者亦此意
也而到今後學之所欽賞者已今見來通即遯
齋鄭先生建院事而槩悉先生事蹟則受業於
佔畢齋相資於寒暄一壽兩門則可知其門路

之正矣擬契於南秋江交遊於金白村俞濡溪
諸賢則亦知其取友之端矣痛戊午泉壤之禍
抗章而叫　闇抱一部中庸之書蘊德而潛樊
則亦可謂學問節義中人而在世而沒齒於窮
鄉在淺而湮蔑而無聞則過其鄉者孰不爲指
點而嗟咜乎聞其風者烏得無興感而永嘆乎
夫以夷齊之卓節得夫子而益彰伊呂之出處
至孟子而始著則亦有命數存於遇不遇之間
耶何幸僉君子振百世之公議營一方之矜式
則是可見好賢之誠而亦可謂仁人之心矣孰

敢異議於其間而第事係重大有非賢關之所
可擅便望須爛議于士林以寓嚮慕之誠
幸甚

全州儒生朴聖萬宋在恒李殷九等十二
人答通 丙辰

右通喩事褒賢良顯忠貞 朝家之晟典也創
祠宇享安侑士林之輿議也苟以異代而發其
名曠世而泯其禮則豈非 朝家之欠典而士
林之齎咨者乎今見夫太學通文即鄭先生建
院事而槩悉先生事蹟則受業於佔畢從遊於

寒暄一蠹兩門而可知其門路之正矣擬契於
秋江白村諸賢則亦知其淵源之遂矣痛戊午
泉壤之禍抗疏而呌 閽抱一部中庸之書蘊
德而潛樊則可想學問節義中人而百世之下
豈無高山之仰乎何幸僉君子特設永世揭虔
之儀而副士林輿望之至幸甚

羅州儒生林永真羅性爕吳燒等十七人

通狀 丙辰九月

右文爲通諭事道有同時而有先後之異則禮
享之節次事蹟之觀感其在後進尊慕之道孰

不一吁而三嘆鄙等以遯齋鄭先生偉蹟得見
於公家文蹟中而慨歎其泯沒者久矣卽見佔
畢齋金先生文蹟則公爲受業中得其宗矣又
見一蠹鄭先生事蹟則公以四從昆季得其相
資之補矣又見南秋江金白村俞濡溪諸賢淵
源文集則公之跡俱載而不下於其右矣若其
戊午泉壤之禍抗章而吽 闇抱一部中庸蘊
德而潛契與皆學問節義之成就於師友而所
以發見爲世綱紀者也以若先生之偉蹟至于
數百載之下尚未闡揚則惟恨公議之不存也

何幸今見京鄕之發通則先得我心之所好者是耳昔夫子稱伯夷叔齊而不欲誤其蹟者非但爲夷齊之節義也使天下後世將以有廉頑立懦之意也惟顧僉君子特設永世妥靈之所以副士林顒望之地千萬幸甚

光州儒生高時彀柳在學金鉉等三十五人通文 丙辰十月

右通喩事夫彰善褒德 朝家之晟典尊賢妥靈士林之正議也而恭惟遯齋鄭先生受業於佔畢齋從遊寒暄一蠹兩門而秋江白村諸賢

相許道義之交則其淵源之正學行之邃槩可知矣痛戊午泉壤之禍抗章叫 閽抱一部中庸之書蘊德而潛契亦可謂學問節義中人矣然而曠世泯沒尚闕砌豆之禮者實為 朝家欠典士林湮鬱也何幸黌學回諭列邑通章齊發與豈非秉彝好德之良心而得百世公議之定者也耶惟願僉君子曠感興慕特設永世之縟儀以副斯文之顒望千萬幸甚

跋

遯齋鄭先生文集跋

國朝戊午被禍諸賢道德純備文行炳著皆百
世儒宗也是以伸雪之後或從祀 文廟或腏
享院宇至于今 朝家之褒崇士林之追慕愈
遠而愈深其視當日奸壬輩顯榮一時而流臭
萬年者不啻若星淵之分耳朱夫子所言光華
黨籍非此之謂耶于時遯齋鄭先生諱汝諧以
佔畢齋金先生爲師以寒暄堂金先生一蠹鄭
先生爲友擩染坊磨問學充裕揚撤彙征事業
將大矣先生以風痺歸鄉日久猝聞禍作驚起
草蹟扶疾徙慰寒暄先生于畀平謫廬以疏示

之金先生握手止之曰疏意則誠惻怛慷慨而
方今奸孽咆哮非徒無益只速吾黨之禍云於
是遂焚其疏而歸臥林樊守道以終焉嗚呼余
後生以先生之外裔竊意先生若時在朝班則
其必與諸賢同時被禍而適以病免也耳方其
強病草疏也一出於伸救師友扶持邦國之意
而曷嘗顧鼎鑊之在前耶至若金先生之止此
疏則蓋懼士林之速禍而亦豈非滂死禍塞之
意耶先生之止而焚之則深納道交之忠告而
抑亦朱夫子過遯焚章之義也歟君子之所處

或異而義理之同歸於斯可見矣然則先生之病歸免禍其與被禍諸賢寧可以差殊觀耶先生之後孫周燮與在勳在彬以遺集示余余得其詳而感歎者久不顧僭妄而爲之說如此云

壬戌復月上浣外裔咸平李敦龍謹跋

遯齋鄭先生文集跋

盖顯晦每出於事勢昇沉多關於氣數有若公之偉蹟之勢也之數也公當士林陽九之運焚跳遯跡老死東岡而鄉無好善之公議家乏述事之肯構則千里僻邑寂寞一耳谷誰信佔畢

先生之高第一蠹先生之賢宗永歸坎坷於戊午之禍機哉幸茲駱村先生之狀辭不盡於巾衍駱村節當時公正之賢宰相必不一毫阿於所好況出於同時其耳目之親所覩記可知也己則足為豐蔀之日星蒙蔽之龜鑑賴是焉有所擬議於三百餘年之後儒林有俎豆之請子孫有卷帙之集始信朱裏之染丹雖十襲而必透玉礪之鏟彩雖重礴而終見也余以晩生孫寡何敢贊揚其萬一駱村是吾家之顯祖而累經回祿家無一隻文字拜其手跡於遯齋先生

集卷弁敢有祖孫成始成終之意忘陋謹跋

癸亥二月日驁山朴永柱謹跋

遯齋鄭先生文集跋

先生諱汝諧字仲和系出河東世為著姓麗史有曰平章事諱道正即公之鼻祖也其後世襲簪組賁襄黼黻昭載於前脩之撰述而照人聸聆則以余之局見不必疊床也先生生于 皇明景泰元年庚午而稟河嶽之精挺芝蘭之馨已自髫齡屹有大人之儀範與兒遊戲適有鵲雛止於街樹羣兒抱傷其翼公以責羣兒曰好

生惡死人物無間況與穉弱之物豈忍傷之乎
至于齒學灑掃應對居止動靜自合於朱文公
小學之訓一齋先生聞公名寄書曰人無師友
難可成就又引玉不琢不成器及蒙以養正聖
功等語申申勉之公即負笈肄業於佔畢齋之
門首授中庸與金寒暄鄭一蠹南秋江諸先生
講磨切偲為道義交性又篤孝定省之暇親執
菽水志物備至居喪廬墓哀毁過度服闋往候
師門先生時與寒暄一蠹諸賢會講于伽川精
舍先生問曰前後居喪之制不違朱文公家禮

否曰願諸生曰鄭生送終之禮可謂情文俱至哀敬無闕矣稱賞無已初擢成均進士以孝廉薦拜朔州教授又拜司憲府持平戊午奸黨構禍寒暄一蠹諸先生遠竄先是公以風痺閉廬謝世忽聞此報左切憂國之情即成伸救疏將上之金寒暄時配昇平公扶輿往候出示疏草金先生驚止之曰此疏若出吾黨之禍益甚矣即投之於火曰日風雲際會亦關時運白日照臨從容就命豈非平日講劘之力乎公知無奈揮淚而歸瞑身嵁巖屛跡遐遇以遯自號詠詩

寓懷顏視芬華探賾義理每誦陶靖節歸去來辭及朱紫陽武夷九曲詩以遣懷焉嗚呼位不稱德時不見遇低廻沉淹未克有試其爲識者之恨爲何如哉後孫多有飭行之士周燮淳懿袖示朴提學撰狀及李判書撰誌因請一言之役余以文拙才薄有難承當而尚聚之德蘊玉之輝實有追想無窮之感故忘其僭踰敢陳梗槩如是云爾

昭陽大淵獻窩之下澣齊州梁相奎謹識

遯齋鄭先生文集

遯齋鄭先生文集跋

湖南文獻之地先進長德可師慕者磊落相望若吾鄉故持平遯齋鄭先生亦其人也先生早師金佔畢齋因與寒暄一蠹濯纓秋江諸賢爲道義之交此是東方淵源一條正脉也其口傳心授眞詮要訣必有流傳於鄉井庠塾襟紳章掖之間者爲不少而熙往穰來聲韻愈邈惟支石清風海望明月依然杖屨之所而令人有想象不盡之感昔在癸亥之年後孫諸公收拾詩賦記文若干篇於舊篋敗紙中刻之棗梨

行之于世既而後孫在洪在禹禹鉉以當日之役或不無考校未精之歎於是更加證訂而潤色之重行鋟刊以為傳遠之計嗚呼此其為書零星寂寥有不足以發明先生平日之蘊然舉一鈞而知良金之非瓦礫折一枝而知丹桂之非樗櫟此可以慰鄉人士追想萬一之意云爾

崇禎五癸卯二月上休鄉里後生先山鄭義林謹識

遯齋先生文集

遯齋先生文集

望美齋

重刊

崇禎紀元後五癸卯季春